

谈言亭

争功·贪功·让功

陈鲁民



建功立业一直是世人的最高追求，古人就把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作为人生的终极成功标志。功劳面前，有争功、抢功、贪功、冒功的，也有让功、辞功的，可见世间百态，也可见风节人心。

争功。你觉得功劳大，我觉得功劳更大，你自认居功至伟，我认为首功非我莫属。所以，苦战奋斗时，大伙团结一致，戮力同心；到了行功论赏时，就会矛盾四起，纷争不断。刘邓平定天下后，众将纷纷争功，相持不下，不仅闹得面红耳赤，甚至还有人拔刀相向。幸亏刘邓心中有数，评定萧何、韩信、张良为三大功臣，提出功人、功狗之说，令众将口服心服，平息了争功风波。三国末期，却闹出了争功悲剧。司马昭遣钟会、邓艾两员大将分路伐蜀。

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也少不了。如今，大学里的一些博导，常恬不知耻地把研究生的成果装进自己的口袋，在弟子的论文上强行署名，学生们敢怒不敢言，因为能不能毕业还要看博导的脸色。还有一些科研部门的头头脑脑，把部下的科研成果当成自己的，这就叫科研腐败。

上把没有尺寸之功的官文挂名，保证了军政一把手的团结，也维持了湖北大局的稳定。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为谋求国家统一大业，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，其实也就是让推翻帝制之功。惜乎老袁贪心不足，还要称帝，最终成了窃国大盗。还有粟裕将军，能征善战，屡立战功，却两让司令职务，一让元帅军衔，传为历史美谈。他们都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开阔胸怀，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豁达心态，都是“大写的人”。

湛河，我们的母亲河

李修乐



湖光山色

郝同前 摄

小时候，我和我的小伙伴，曾经在您的怀里嬉戏，清清的流水如温柔的手，抚摸着咱们晒得黝黑的身体；长大后，我和我的恋人，曾在你静谧的水边私语，两岸那幽幽的槐花香啊和我们的爱情一样甜蜜。

然而，曾几何时，从您的身边走过，我仿佛听见了您无助的哭泣，污水横流、鱼虾绝迹，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呼吸……我们扼腕叹息，我们心痛不已，我们在您的哺育下长大，您却在儿女的忽略下一天天地沧桑、老去。

集全市之智，举全市之力，2013年6月5日，一场建市以来最大的民生工程，在鹰城的大地上掀起。这是500万干群的呼声，这是500万儿女的心意。是啊，没有母亲的安宁，孩子们的幸福从何谈起？肩负着市委、市政府的重托，胸怀对母亲河深沉的爱意，湛河母亲的身边，走来了一群虔诚的儿女。

酷暑里，汗水和河水混在一起，寒冬腊月里，刺骨的寒风把衣角掀起；假日，他们加班加点放弃与家人团聚，黑夜，他们伴着不眠的星星追赶工期。年过古稀的工程师身先士卒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争先恐后。在迎风飘扬的旗帜里，他们用行动奏响了一支激昂的乐曲。

听吧，湛河之畔，回荡着他们匆匆的脚步声。两岸的清风徐徐，我们听到了母亲欣慰的笑容。等到冰雪消融，春回大地，等到母亲的旧装换成了新衣，等到一个充满灵气的北方水城在中原的大地上崛起。



半年前，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赋闲在家。这样以来，他的笑容越来越少，身体也日渐消瘦。那个周末，我躺在沙发上玩微信。我挑选了一张生活照，上传到微信里，不大一会儿，朋友圈里点赞声一片。我拿着手机一边翻看别人的微信，一边享受着朋友们的美言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新人新作

周日与友人相约，回乡下老家看望他们的父母。友人说，现在正是李子成熟的季节。来到伯父家，进屋只见地上堆了许多紫红色的李子。剥皮入口，软软甜甜，带着一股香味，回味无穷。

菜园小记

楼房的左侧是片空地，原先堆着砖头瓦砾，有不自觉的人常趁人不备，就近扔垃圾。所以空地不空，成了卫生死角。去年秋天母亲提议，在这片废墟上开辟一块菜园，我们积极响应。先是挪走堆积物，再用砖头圈出一方形菜地，将土翻松，杂草拔除，一块地便有模有样地出炉了。

为父亲点赞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闲着没事，我又拿出手机闲翻。这时，一个叫“关山月”的人申请加我好友。我拒绝了好几次，但是执着的对方一直在申请，无奈，我很不情愿地“接受”了他。“关山月”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父亲。

六月李子红似火

本是这样简单地生活着，只要你肯走近它们，它们就会把全部的美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你！隐身在李子林下的一段小路，在蜿蜒而深远中安静着，没人经过，深红色的李子遗落了一地，仿佛是一地的思念。眼前是一幅朦胧的画，一首婉约的诗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

菜园小记

大家常在吃饭的时候通报着各自的观察发现，一份对于菜事的共同牵挂让我们空前地默契起来。一日，孩子大呼小叫地告诉我，有只狗在我们的菜地中拉大便，他把它呵斥走了。我对他口头嘉奖，并指派他做看护工作，不许顽劣的小动物糟蹋菜园，他欣然领命。

点赞。时间长了，父亲就骄傲了，他在我跟前显摆说：“我还有很多粉丝呢！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个人经常为我点赞！”看着父亲得意的表情，我故意说：“那是老爸的微信精彩，有眼光，就连转发的也上档次呀！”

半醒中年

中年，是半醒的状态。好比酩酊大醉的夜晚，半夜醒来，看到一窗月色，静静地铺展着，静水一般，忽地头脑清醒了许多。午夜静寂，微凉的风吹进窗子，很多东西都沉淀下来。这时候，是半醒的状态。

菜园小记

当那场大雪压下来时，我们这菜地上也矗立起一座冰山。积雪有一个多月才融尽，然后，我们意外地看到那深埋的绿色仍在，甚至在重见天日之后，菜蔬们铆着劲地猛长。那时已是初春，到处都传播着生长的信息与开始。

乡下长大的孩子，总是伴着农历里的节气细数光阴的。一个流光水般的日子，节气点缀其间，如一枚枚闪光的纽扣，扣住了朴实的记忆。父亲就是穿行在这记忆里的农民，为每个节气打上一个牢牢的结。

父亲的小满是忙碌的、欣慰的、期待的、带着汗水的味道。这时，父亲会时常走进麦地，看着麦子一天天成熟，丰收的期待漾在了脸上。早晨，父亲扛着铁锹到地里，第一件事是看看有没有牲口祸害庄稼，然后用铁锹铲去田埂边的草。他南坡北坡地转，每一块庄稼都长在了他的心里。

慢慢地，父亲的话越来越多，那些农事通过电波溜进城市，停靠在我的耳边，我几乎有点烦了。父亲陶醉在农历里的节气里，我不懂，一如我不懂得那些庄稼。还是母亲明白，她叮嘱我不要因为我唠叨而烦他，人一旦上了年纪，总要说自己最熟悉的事。

在电话那头的家里，父亲此时肯定披着月色，在院子琢磨那几把已经放了一年的镰刀。霍霍的磨镰声随着风在小院里回荡，直到把天上的弯月磨得清亮，他才知足地回到屋里。

我更加敬重父亲，敬畏父亲的小满。不论“小满麦满”，还是“小满芝麻芒谷”，都关系庄稼、关乎乡下，这每一个节气都有着炊烟的味道。

中年，人生大局已定，好比一场戏的背景已经布置好，你要唱哪出戏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是烽火硝烟轰轰烈烈，还是小桥流水平平淡淡？恐怕很难再起变化。大多数人都是平淡度日，事业上，没有像青春时梦想的那样，找到一方舞台，施展十八般武艺。

偶尔，我们也会自我安慰，比如用诸如姜子牙老年得志的事例激励自己，希望人生还会有一抹亮色出现。看到自己的同龄人有了不俗的建树，心里也痒痒的，可只能酸溜溜地说一句：他赶上好机会了！有人说，人到中年万事休，其实，中年万事将休而未休。半醒中年，是一半梦想，一半现实。

现实有，我们清醒地知道中年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中年是需要我们尽责的人生阶段，也要逐渐把重心转向家庭。父母年纪渐大，需要我们为他们的晚年创造更好的晚年环境。孩子在成长阶段，需要我们担负起抚养教育的责任。爱人需要我们相濡以沫多年，岁月让我们懂得了，爱情不是永远的花前月下，而是平淡相守到老。

岁月历练，生活赐予我们很多人生智慧。所以，我们看清了很多事，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半醒中年，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状态，看透了，看清了，却没有麻木，这不就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吗？因为半醒，我们很容易释然和放下；因为半醒，我们依旧有追求。半醒中年，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，相信明天会更好！